

# 東國通鑑

三十一

漢書門		二三三八	函號類
五七	冊架		

內閣文庫		漢書
二三三八	函號類	
五七	冊架	
三五九	冊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38
冊數	57 ( 32)
函號	285 2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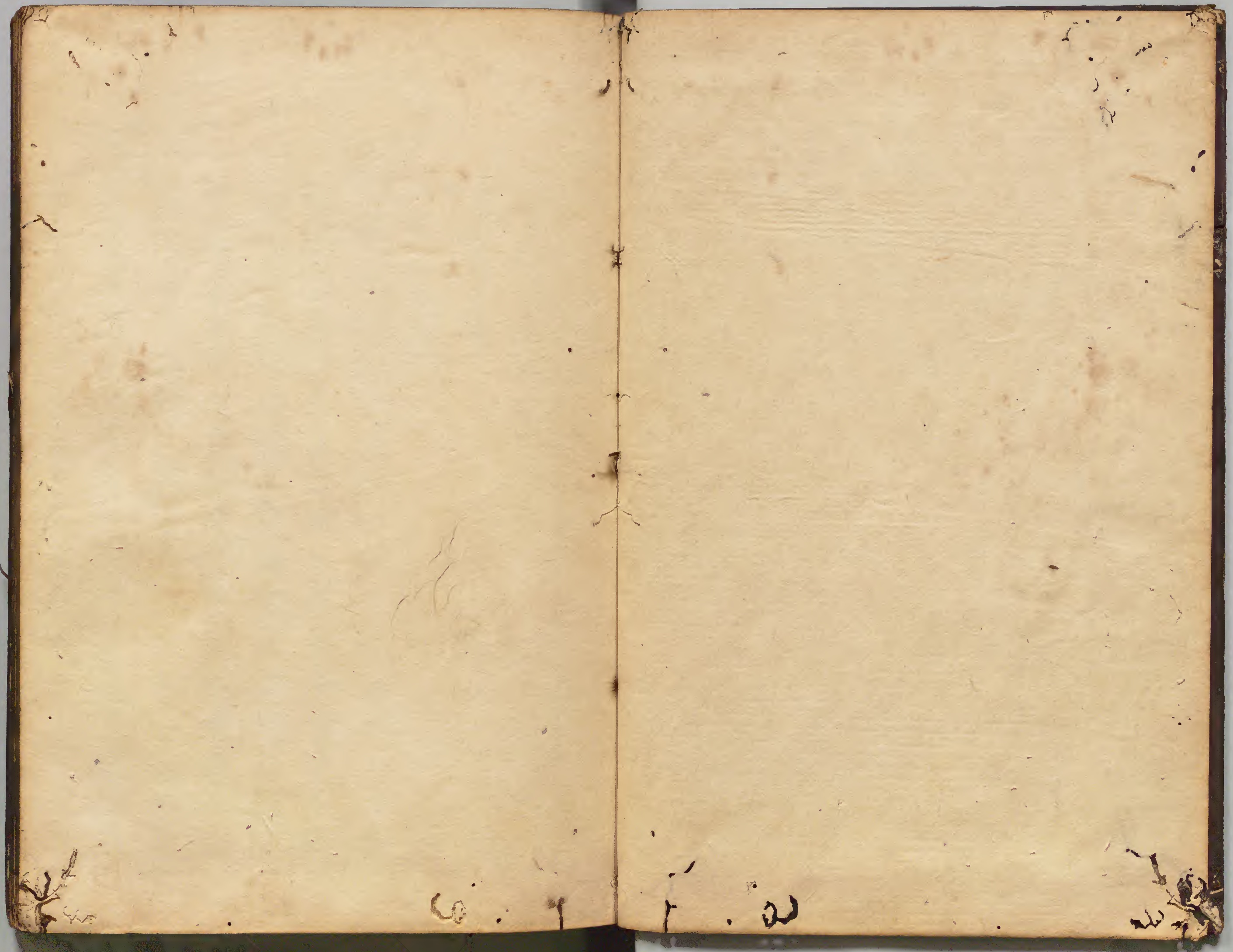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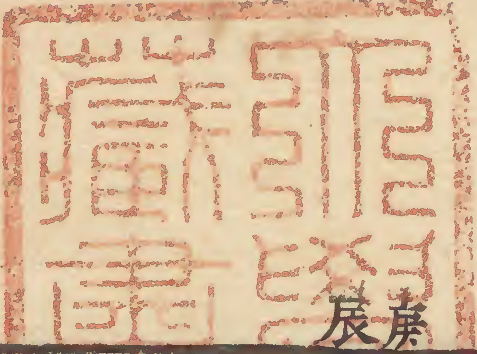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一

高麗紀

高宗二

七年宋嘉定十三年金興定四年蒙古太祖十五年春正月壬辰朔

華出鉤星○平童事琴儀鄭邦輔辭職加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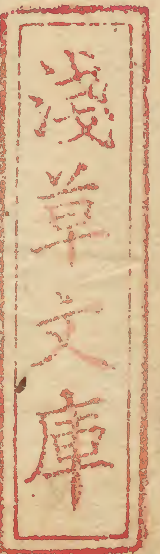
壁上功臣仍令致仕貶邦輔為安東副使文

惟弼為安西副使於是瀆貨之風稍息○樞

密院副使崔瑀以其父忠獻占奪公私田民

各遷其主又多拔寒士以收入望又流其弟

寶城伯珣珣婦翁壽春俠沈沈子司徒琮及





其父家臣崔思謙婢桐花成春獅子等子諸島○二月名義州中軍兵馬使李克倚爲平章事以右軍使金就礪代之以西北面兵馬使上將軍吳壽祺代就礪以前兵馬使左議大夫金君綏仍知兵馬使○義州賊韓恂多智等附東真金元帥丐哥下誘誅之先是恂智等以清川江爲界投東真潛引金元帥丐哥下令屯義州自領諸城兵屯博州相爲聲援中軍知兵馬使金君綏與宣撫使李公老議遣即將尹忠孝朴洪輔寄書丐哥下諭

高麗高宗

以禍福責其違盟丐哥下悟陽怒即囚忠孝等遣即將郭允昌名恂智恂智擁兵六百赴之丐哥下宴慰并及諸城賊魁慰籍甚厚因疏其姓名翼白伏兵設宴酒酣伏發捕恂智及其黨尹大明韓存烈等悉誅之忠孝等賈丐哥下文牒并函恂智等首還時三軍請治諸城從逆之罪金就礪曰書云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大軍所臨如火燎原無辜受禍多矣况因丹寇關東爲墟今又縱兵于此自撤藩籬可乎餘悉不問○流兵馬使金君綏于漢



南初君綏函送恂智等首于京金就礪嘆其  
不先報已乃囚君綏管下錄事有盧仁綏者  
素與君綏有隙因數譖于就礪又譖于崔怡  
遂流時人寃之○三月王以銀尊銀盤銀盃  
各一銀盞二細紵細紬布各五十匹廣平布  
五百匹米一千碩遺于哥下以酬其功○右  
諫議大夫李仁老李仁老初名得王自幼能  
屬文又善書與當時名儒吳世材林椿趙通  
皇甫抗咸淳李諶之結為七賢之游庚癸之  
亂祝髮遊山後擢魁科性褊急見忤當世不

高麗高宗

為大用○丹兵入平虜鎮○名還沈及子瑛  
量移崔珣於洪州車佃於羅州盧瑄於全州  
○夏四月中軍兵馬使金就礪遣郭元固金  
甫貞宗用秩宗周賚等往義州安集遺民周  
賚貪婪厚賂者曲加存撫否則借事誅殺州  
人怨之招引賊黨尹昌等踰城而入殺周賚  
等元固甫貞逃奔以告就礪更遣判官崔弘  
錄事朴文挺諭以禍福繼遣大將軍趙廉卿  
將軍朴文賁以兵五千討之昌等逃賊黨瓦  
解時丹兵餘衆竄伏寧遠山中時出抄盜為



民患就礪遣李景純李文彥擊破之北境以  
安○秋九月平章事趙冲卒冲横川人侍中  
永仁之子生一月而母亡稍長極哀慕家稱  
孝童風姿魁梧外莊重内寬和博聞強記諳  
鍊典故凡遇士愉愉然不施戟級三掌文闈  
所選皆名士出入將相朝野倚重東真國帥  
完顏子淵頗知人謂我人曰汝國帥奇偉非  
常人也汝國有此帥天之賜也冲嘗被酒枕  
其膝而睡子淵恐其驚寤略不動其左右請  
易以枕帥終不肯之冲平時莅事未嘗露稜

高廉高宗

角故世徒知其爲寬厚豁達長者及持大兵  
臨大事然後乃知磊落不常之器矣爲相開  
獨樂園於東臯每公餘必與賢士大夫逍遙  
以琴酒自娛卒年五十人皆惜之謚文正

**臣等按**趙文正文武全才出將入相朝野  
倚之屹如山岳當遼孽入寇之時蒙兵壓  
境之日與金威烈就礪同心協力折衝禦  
侮從容盃酒之間却敵如神國家賴安徐  
熙姜耶贊不得專義於前矣豈非所謂英  
雄豪傑間世之人物乎



巳辛

八年

宋嘉定十四年金興定五年蒙古太祖十六年

春三月捕義州

逆賊尹章等三人枷于市斬之○夏五月封崔瑀為晉陽侯固辭不受○蒙古皇大弟遣著古與等來索獺皮一萬領細紬三千匹細紵二千匹絁子一萬觔龍團墨一千丁筆二百管紙十萬張紫草五觔葑花藍荷朱紅各五十觔雌黃光漆桐油各十觔著古與等各出懷中物投王前皆年前所與麤紬布也遂不赴宴又出元帥扎刺及蒲黑帶書皆徵求獺皮絁紬絁子等物○秋九月蒙古安只女

高麗高宗

大王遣這可等既入境崔瑀曰前未使尚未暇應接况後來者乎宜令東北面兵馬使慰諭遣還時人謂蒙古未侵之禍萌矣○著古與等怒館待不滿意張弓持杖或射或擊館伴郎中崔琪等奔走出門即下鑰蒙使不得出將軍金希礪開門入諭其怒稍解○王名羣臣四品以上於大觀殿問後來蒙使迎接可否王欲設備拒而不納羣臣皆曰彼衆我寡若不迎接彼必來侵豈可以寡敵衆以弱敵強乎王不悅○義州分道將軍報有兵六



七千來屯姿速路石城旁○王以蒙人鞞壑  
其欲凡所求索與則財竭否則釁生議未決  
遣門下侍中李抗司夫監朴剛材上于太廟  
這可等來督國贖以金希碑知詩禮有膽略  
善辭語命為類會使這可等曰前來未聞安  
只女大王遣使而不迎接也希碑曰往歲蒙  
大國恩今又遣使其迎迓之禮與夫國贖等  
事敢不盡心然君在都護府手射一人死生  
未可知若生則君之福死則君之一行必見  
拘留這可等屈膝慚服一從希碑處分○冬

高一麗 高宗

十月蒙古使喜速不花等七人來宴于太觀  
殿喜速不花等佩弓矢將上殿類會使金希  
碑曰自兩國交好以來皆以禮服相見况此  
武備其如宴饗何乃解而赴宴○赦賜趙冲  
子壻及陣沒軍士子孫爵又賜崔忠獻及瑀  
姪壻爵○閏十二月宰樞會崔瑀弟議發南  
方州郡精勇保勝軍城宜州和州鐵關等要  
害之地以備蒙古知奏事金仲龜曰比來州  
郡被丹兵侵掠民皆流亡今無驚急而遽又  
徵發以勞其力則邦本不固將若之何瑀竟



不聽○蒙古使三人東真十七人來金希礮  
在客館宴飲唱和東真使先唱云東君初報  
暖希礮即和云北帝已收寒客使曰有何意  
而賦此句耶答曰君以春意唱吾亦以春事  
和之客使嘆服不復詰○以崔瑀叅知政事  
吏兵部尚書判御史臺事

壬午

九年

宋嘉定十五年金元光元年蒙古太祖十七年

春正月城宜州

和州鐵關凡四旬而畢○夏四月左承宣崔  
宗峻欲令其子試於國子監正錄以非衙日  
固拒宗峻屬其姪塔崔瑀請于正錄不得已

高麗高宗

而試之舊制國子監以四季月六衙日集衣  
冠處子試論語孝經取中者報吏部吏部更  
考世系始受初職宗峻附勢紊法如此○秋  
七月東真兵萬餘入靜州初韓恂多智之黨  
分配海島後皆遇赦還卿至是復引東真兵  
入靜州遂侵義州防守將軍守延與戰敗績  
麟州人謀與敵通為內應防守將軍知之出  
屯城外以解其謀勒兵掩襲東真兵斬首二  
百餘級遣中軍兵馬使李迪儒右軍兵馬使  
趙廉卿後軍兵馬使金叔龍發西京兵追捕



癸

之上○王太后王氏薨后神宗之妃熙宗尊為王太后后自幼勤女功當忠獻廢立之際備嘗艱難謹慎自守謚宣靜

十年宋嘉定十六年金元光二年蒙古太祖十八年春正月樞密院

副使吳壽祺與將軍崔愈恭金季鳳郎將高守謙等嘗邀宴重房諸將於其家謀欲盡殺文臣以報私怨事覺貶壽祺為白翎鎮將尋遣人殺之愈恭為臣濟縣令季鳳為溟州副使配守謙于海島○夏五月以平虜鎮一女生九子皆有文武才王命其官歲給租二十

高麗高宗

甲甲

碩終其身○金帥丐哥下屯兵于馬山潛寇義靜麟三州義州分道將軍金希礪請往逐之不得命乃擅遣甲士百人掩襲丐哥下于馬山生擒三人溺鴨江死者頗多取鞬重二十二船以還○秋八月崔瑀造黃金十三層塔及花瓶各一置于興王寺共重二百斤○九月有旨兩界五道鎮兵法席供費皆出於民是欺佛欺天何福之有遣中使出內庫銀瓶三百口行之

十一年宋嘉定十七年金哀宗正大元年蒙古太祖十九年春正月蒙

東監三一



古使扎古也等十人來○東真國遣使牒曰  
蒙古成吉思師老絕域不知所存訛赤忻貪  
暴不仁已絕舊好又曰本國於清州貴國於  
定州各置擁場依前置費○蒙古使賫國贐  
○禮物還王命直門下省馬希接送于西京  
使至鴨綠江棄紬布等物但持獺皮而去○  
三月東真國使來○舌哥下虜去靜州人二  
百餘口還○崔瑀邀宴宰樞及諸將軍等四  
十六人酒酣御史中丞將軍林宰執盞作倡  
優舞人皆鄙之

高麗高宗

**臣等按**國家之有臺諫所以振紀綱糾百  
僚非爲權奸求媚者設也前日周鼎以御  
史與宰伍謔浪求媚忠獻今日林宰以御  
史作倡優舞求媚於瑀其無狀失臺官體  
前後一律其皆小人之尤者歟

夏四月平章事金義元卒義元起於卒伍驍  
勇不曉文字以家貧爲無賴之行有人持錢  
財衣物過者即奪掠而走又有隣婦以銀瓶  
段帛盛于笥凌晨戴去義元從後密取銀瓶  
而去婦不之知也及貴呼其婦給銀瓶段帛



婦驚恠不受義元不言前事強與之○秋七月大將軍李克仁謀誅崔瑀事覺瑀殺克仁及上將軍崔愈泰將軍金季鳳散負朴希道李公允等流其黨五十餘人于島瑀鞫克仁之黨辭及樞密院副使金仲龜上將軍咸延壽李茂功大將軍朴文備皆配遠島○閏八月權知秘書校書郎李白賁上言曰先王之世每押齋醮詞疏必齋宿味爽坐殿校書郎奉函御書留院官奉筆硯立殿下上就凡下押今詞疏入內秘書郎公服立門下累日不

高麗高宗

下竊爲階下不取王曰校書郎微官也直言如此可謂忠臣○冬十一月蒙古使著古與等十人至咸新鎮○十一月右副承宣李公老卒公老文章富贍尤工於四六崔忠獻以公老派連戚里抑而不用者幾十年以禮部郎中克趙冲幕獻擒賊之策多有中者及拜承宣王倚爲腹心將夫用之病卒家無甌石十二年宋理宗寶慶元年金正太春正月蒙古使還渡鴨綠江至中途爲盜所殺蒙古反疑我遂與之絕○三月崔瑀宴宰樞及文武

酉乙



四品以上于其第三日○賜林長卿等三十人及第王在江華縣人韋元有甘盤之舊至是中第王名入內庭假屬內侍賜衣帶金銀鞍馬酒果○夏六月東真人周漢投瑞昌鎮漢解小字文書名致于京使人傳習小字之學始此○崔瑀置政房於私第舊制吏部掌文銓兵部掌武選第其年月分其勞逸標其功過論其才否具載于書謂之政案中書擬升黜以奏之門下承制勅以行之自崔忠獻擅權置府與僚佐私取政案注擬除授授其

高麗高宗

黨與爲承宣謂之政色承宣僚佐之任此者三品謂之政色尚書四品以下謂之政色小卿持筆橐從事於其下者謂之政色書題其會所謂之政房至是百官詣瑀私第上政薄瑀坐廳事受之六品以下再拜堂下伏地不敢仰視瑀選文士屬之號曰必閣赤擬百官銓注書批目以進王但下之而已嘗拜私奴之子安碩貞爲御史中丞人皆憤之至有上疏言者○秋八月東真兵百餘寇朔州○邊將崔亮擒于哥下幕官焦周馬等數人以獻



流周馬于戴雲島慶尚道按察使權應經圖倭形獻崔瑀瑀問其故曰異國之人容貌音恠欲冷參政知之耳瑀知其媚悅笑而不答○崔瑀以前遊馬將校是御前近衛我當親選遂閱于其第鞍馬之飾極其侈羨王見之大喜賜將校內帑布物○九月幸乾聖寺崔瑀在其家樓上望見駕前拱鶴軍着黑帽曰此是近衛不宜着黑帽因奏請蓋陪拱鶴軍依牽龍例着金畫帽從之非法駕者金畫帽始此○樞密院使李勣率勣為人平易溫柔

高麗高宗

戊丙

喜怒不見平時似無膽氣及臨陣賈勇人莫能及其破丹寇勣功居多性又儉素雖至貴顯處陋室晏如也○冬十二月崔瑀奏請本朝文物禮樂一遵華制其自宋國來者許於臺省政曹清要之職隨材擢用

十三年

宋寶慶二年金正大二年  
年蒙古太祖二十一年

春正月于哥

下欲使其兵變蒙古服入寇義靜州知其馬事李允誠遣前別將金利生大官丞白元鳳率兵二百餘人渡鴨綠江深入彼境攻破石城斬宣撫副統等五人獲牛馬兵器不見于



哥下而還○西北面兵馬副使將軍金希碑  
與兵馬判官禮部員外郎孫襲卿監察御史  
宋國瞻議曰哥下背我國息入我封疆掠  
我人民而莫有禦者國之恥也宜同力追討  
以雪國恥遂選步騎一萬餘人希碑將中軍  
襲卿將左軍國瞻將右軍賚二十日糧往討  
石城哥下遣兵救之希碑等奮擊大敗之  
斬首七十餘級急攻石城城主率衆出降涕  
泣吞土誓天氣解圍希碑等數哥下背息  
之罪遂遷至紫布江冰已解不可渡是夜冰

高麗高宗

合乃渡入自清虜鎮初希碑將發兵密以書  
告崔瑀及還宥有司欲劾其擅興師旅聞瑀知  
之遂寢然功賞不行○夏五月西京人趙永  
綏與石俊金大志金光永等謀殺四都領及  
郎將黃勝龍等奪其兵將犯京城前隊正金  
國仁知其謀以告留守陳湜即發兵悉捕斬  
之夷其族拜國仁爲校尉○秋九月崔瑀發  
瘡自兩府至掾吏皆設齋作疏祈禱都下爲  
之紙貴諸醫無能理者閣門祗候林靖妻本  
醫家女合引毒膏貼之有效王特除靖工部



郎中以慰瑤意

十四年宋寶慶三年金正大四年春三月乙卯

崔瑀遷前王于喬桐初森溪縣人崔山甫曉陰陽術數剃髮為本縣金剛寺主與表姪倉正光孝等奪掠為事光孝竊人牛宰而食之縣官捕之光孝逃山甫亦變姓名曰周演之流寓他方後至京以占術惑人瑀名與語稱賞日益親信事皆諮之勢焰日熾能禍福人皆畏之爭遺賄賂遂致鉅富以術僧道人為弟子與相密謀自言察聲觀色能辨人貧

高麗高宗

富壽夫因多引婦人之義者輒為醜聲播聞而人畏威莫有言者一日演之密語瑀曰今王有失位之相公有王侯之相命之所在其可避乎瑀以語腹心將軍金希禪希禪問演之曰果有此說乎演之愕然詰瑀謂曰前日密語洩恐禍及瑀謂演之侮已會有人譖瑀曰頃者公有疾上將軍盧之正大將軍琴輝及希禪會演之家謀欲害公奉前王復位瑀信之流演之於南海之正及輝亦配諸州籍演之家得前王與演之書有盟天盟地同



死生以父事之之語瑀即使將軍曹時著等  
遷前王于江華縣又移于喬桐沈演之于海  
夷其族捕道一更鞠之俱服又捕之正輝希  
碑及中郎將牙允偉別將申作楨並沈于海  
妻子兄弟分配遠地又沈希碑子牽龍弘已  
等三人于海時希碑為全羅州道巡問使在  
羅州界捕者至略無懼色自投于海希碑羨  
容儀有智勇為瑀所親信當瑀病恐不愈與  
之正等卜於演之為妬勢者所讒而死○夏  
四月倭寇金州防護別監盧且斐兵捕賊船

高麗高宗

二艘斬三十餘級且獻所獲兵仗○五月倭  
寇熊神縣別將鄭金億等潛伏山間突出斬  
七級賊遁○崔瑀宴兩府及諸將軍於其第  
酣飲極歡使伶人奏樂天忽雷電瑀惶懼却  
之金弘已上將軍趙廉卿之壻廉卿問其無  
罪而死舉家為之茹蔬是宴瑀問廉卿曰何  
故不食肉對曰闔家素饌故也瑀變色曰我  
知之矣公若無異心宜速納誓廉卿惶懼欲  
妻以郎將尹周輔女泣曰夫死幾日而遽欲  
奪志乎廉卿強之昏夕周輔夢弘已擊之遂



死○日本國寄書謝賊船寇邊之罪仍請修  
好互市○崔瑀殺流人文大淳有僧犯罪流  
紫燕島與大淳相惡密遣人譖於瑀曰大淳  
等潛謀作亂近邑兵將赴京瑀遣郎將李  
賁執大淳等五人不問殺之朝野哀之○閏  
月南京人仁傑勇悍過人屬神騎遂為賊魁  
剽掠南北一日入城邏李覺之告崔瑀瑀遣  
十餘騎索之仁傑無懼色騎兵不知為仁傑  
問曰賊安在仁傑給曰在某處可速往捕騎  
馳去仁傑自馬後騰上捽髮曳下奪其馬以

高麗高宗

走十騎退不及仁傑潛寓利川縣人韓璋認  
之告縣官發卒捕之仁傑臨刑曰吾平生多  
行不義受誅何悔但六軍在前出入敵陣斬  
將奪旗吾志也不得一試死於人手為可恨  
耳○秋九月東真寇定長二州遣右軍兵馬  
使上將軍趙庶卿知兵馬事大將軍金升俊  
中軍兵馬使樞密院使丁公壽知兵馬事金  
良鏡後軍兵馬使上將軍丁純祐知馬兵事  
大將軍金之成率三軍禦之三軍自安邊府  
直指宜州賊屯賊挑戰我軍敗績○冬十一



子戊

月以郎將金利生為紫門指諭利生嘗領北界兵夜入和州城與城中人并力固守又出奇兵斬敵無慮千百以功受是職○以前樞密院使金仲龜為西京留守仲龜公忠節儉所至有聲績李克仁之死也流白翎島至是命下朝野皆喜○貶了公壽為南京留守趙庶卿為溟州副使流了純祐于白翎島以不能禦賊也○十二月遣及第朴寅聘于日本時倭賊侵掠州縣故遣寅講和

十五年

宋紹定元年  
金正大五年

春正月貶金良鏡為尚

高麗 高宗

州牧使良鏡雖書生素習兵法從軍累有功今被譴而出故舊無一人相送者惟門生錢于郊○二月懷音鎮別將告西都有謀叛者兵馬使移牒西都索之不得押送告者于京崔瑀欲因此收北人之心以錦衣金帶細馬綾羅絹五十匹細苧各十匹米三十碩賞告者令驛輸其家又奏請褒異王亦賜廐馬一匹綾羅絹四十匹細百匹布二百匹懷音鎮都領希幹捕謀叛者來告賜綵帛四十匹廐馬一匹○秋八月崔瑀以私由七百餘緡屬



諸衛散負及校尉房以收入心。○流江陰縣  
監務朴奉時于遠地有僧將營慈惠院伐材  
于江陰縣奉時禁之官納其材其僧托大將  
軍大集成監書以請奉時不從集成請崔瑀  
送教之訖牒又不從集成慚恚復訴於瑀流  
之時人莫不憤嘆。○朴寅還自日本寅到日  
本諭以歷世和好不宜來侵日本推撿賊倭  
誅之遂賚和親牒以來自是侵掠稍息崔瑀  
綈銀瓶五段子六十匹布五百匹米豆五十  
碩鞍馬以賞之。○平章事王珪李珪性溫雅

高麗高宗

美谷儀年七歲為東宮學友敏厚有器局初  
授軍器主簿同正門下省以幼擢之毅宗曰  
其父有佐命之功豈拘常例耶嘗留守南京  
有惠政年未七十上章乞退杜門縣軍優游  
自適世論年高德劭以珪為稱首。○以崔甫  
淳判吏部事金就礪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兵  
部事崔瑀加釐戴鎮國功臣俞升且為樞密  
院副使。

丑巳  
十六年宋紹定二年金正大春二月東真人  
到咸州請和親遣式自錄事盧演往聽約束



○夏四月崔瑀占奪隣舍百餘區築毬塲東  
西相望數百步平坦如碁局每擊毬塵起必  
使里人汲水灌之○五月盧演還時東來赴  
防將軍金仲溫訴演怯懦不與東真約束崔  
瑀怒囚演于街衢所以前臣濟縣令陳龍甲  
爲長平鎮將約束東真○東真寇和州掠牛  
馬人口陳龍甲遣人諭之皆棄去○秋八月  
尚書左僕射致仕庾資諒卒資諒莊重寡言  
毅宗朝文臣大盛資諒時年十六與儒家子  
弟結契欲引武人吳光陟文章滿爲劫劫中

高麗高宗

皆不肯資諒曰交游之中文武備具可矣未  
幾庚寅之變同契皆賴光陟章弼營救獲免  
嘗引年乞退爲耆老會事佛甚篤○左遷東  
北面兵馬使崔宗梓爲梁州副使初北邊人  
前別將銳爵反覆多詐犯罪曾配和州自言  
知東真道路夷險遠近宗梓信之遣爵等三  
人入東真國聽探消息爵與東真言我國欲  
與和好東真亦信其言遣還爵下行人待報  
國家猶豫不報東真以爵行詐斬之至是有  
司劾宗梓擅遣爵生邊釁遂左遷○崔瑀又



奪人家以廣毬塲日使擊毬習射觀之前後  
占奪無慮數百戶瑠宴宰樞於其第臨毬庭  
觀都房馬別抄擊毬弄槍騎射鞍馬衣服弓  
矢務相誇耀爭效鞞鞞風俗毬塲舊有樓三  
間至是瑠命就增三間是日晚起役詰朝告  
畢瑠又邀宴耆老宰樞觀擊毬弄槍騎射能  
者立加爵賞都下子弟爭事鞍馬衣服妻家  
多以貧乏見棄○臨陂縣令田承兩嫉上將  
軍金鉉甫廣植田園盡收田租入官又以其  
田與民鉉甫托按察使崔宗裕還徵其租承

高麗高宗

兩憤恚償以官司銀器報于法司法司劾鉉  
甫及宗裕崔瑠要奪其狀止之○冬十一月  
崔瑠閱家兵都房馬別抄鞍馬衣服弓劍兵  
甲甚侈羨分五軍習戰人馬多有顛仆死傷  
者及其終習田獵之法麓山餘野循環無端  
瑠悅之犒以酒食

庚寅

十七年宋紹定三年金正大春正月以車偶  
七年蒙古太宗二十一年為樞密院副使御史大夫先是個附崔忠獻  
用事權傾中外及瑠執權流于外至是瑠密  
召除是職優其饋遺且與所愛名妓以慰藉



之獨無他才能唯以令色媚人○平童事琴  
儀李儀為人體貌奇爽器度雄偉以力學善  
屬文嘗監清道務剛直不撓民目為鐵太守  
與人面折無所諱以是人多憚之崔忠獻當  
國求文士有李宗揆者薦儀遂詣事忠獻敷  
歷華要頗用事門生皇甫瓘夜詣儀直廬作  
詩諷以休官儀以告忠獻流瓘于島時議薄  
之儀累典貢舉世號琴學士晚歲引年乞退  
以琴碁自娛

**臣等按**琴儀以下代名儒黨附權奸秉國

高麗高宗

鈞掌文衡已不滿公議矣而當時文士皆  
出其門効尤成風幾何不胥而為儀也哉  
嗚呼利在權臣則從權臣滿朝衣冠滔滔  
皆是其不為流俗所汚卓然不羣者皇甫  
瓘一人而已

秋七月崔瑀閱家兵擊毬習射凡六日○大  
倉八廩地庫皆災崔瑀及塔金差先皆擁家  
兵自衛無一人往救者火徹夜不滅○八月  
崔瑀弟珣作亂于洪州知事敗自殺珣勇而  
猜暴自流洪州心常怏怏大營室宇多行不



義侵擾居民闔境苦之瑀及州官禁之不聽  
聚羣不逞作亂各州副使李文拒判官全兩  
才法曹李宗等兩才以病不就文拒宗往見  
珣即使左右面縛縣於樹尋殺之率其衆又  
至兩才所引出斬之登客舍門樓擊鐘鼓呼  
譟州人皆會震慄失措珣以書召在貶前將  
軍柳松節于南海金壽延于禮山又名朴文  
梓傳檄傍近州郡令發兵爲援使家僮開倉  
發粟給軍有一卒殺其僮於是州中恟恟頗  
不從令朝廷聞變遣兵馬使蔡松年知兵馬

高麗高宗

事王猷副使金毅烈率十領討之珣知事敗  
與數十人逃上北山州人引兵圍之語珣曰  
公斬吾州官吏又領衆橫逆如此何也珣曰  
吾兄累年不召又不請州官護待州官蔑視  
不聽吾言以故畜憤輕躁作亂珣從者皆亡  
去珣不知所之墜巖崖匿石窟追兵至身到  
伴死兵執而囚之死獄中按察使全懿獲壽  
延文梓又移文尚州捕松節等皆殺之瑀嘉  
之使懿窮捕餘黨一切處分懿希瑀意誣以  
禮山結城麗陽大興等七縣監務始與珣通



謀及事敗反捕傳檄者規免已罪乃拘縣吏等鞫之皆誣服七縣官皆死又洪州人嘗往來於珣者無問輕重悉斬之重房劾奏懿擅殺壽延等流于海島

卯辛

十八年宋紹定四年金正大秋七月崔瑀妻鄭氏死王命用順德王后例葬三殿及諸王宰樞承宣以下爭設祭且至六七奠務為侈表市價為之湧貴百官會葬至以金銀錦繡飾中寵室左右列紅燭連亘數里石室極奇巧臣等按禮義生於名公無名分則無禮義

高麗高宗

無禮義則無以辨上下定民志而國非其國矣崔瑀當國竊人主之柄擅威福之權一國臣民知有瑀而不知有君君若若綴旒徒擁虛器然君臣之分猶在也今瑀妻之葬命用王后之例何也王后與人主敵體尊無與比非下臣小妾所得而僭擬也王之待瑀妻如是他日賊瑀之死亦用人王之禮乎王雖不能正名定分明君臣之義先自毀法亂紀長奸軌不臣之心可乎賈似道宋之權臣也其母之葬度宗詔用

東鑑三十一



天子鹵簿起墳擬山陵王章已毀而王道不可復振識者知宋室之將亡高宗此舉與度宗無異強臣之世執麗運之日表復何疑哉

宋高獻水牛四頭崔瑀給人參五十斤廣布三百匹○八月崔瑀獻輦飾以金銀錦繡覆以五色氈窮極侈麗王嘆賞不已賜監造大集成鞍馬衣服紅鞋羣幸王輪寺御新輦駕以水牛道路聳觀○蒙古兵來攻咸新鎮副使全備防守將軍趙叔昌降時蒙古元帥撒

高麗高宗

禮塔將兵圍咸新鎮曰我是蒙古將也汝可速降否則屠城無遺備懼與叔昌謀曰若出降城中之人猶可免死叔昌然之遂以城降叔昌謂蒙人曰我趙元帥冲之子也吾父曾與貴國元帥約為兄弟備設倉饗蒙軍叔昌為書諭朔州宣德鎮使迎降○蒙古兵陷鐵州郎將文大判官李希勣死之時蒙人令趙叔昌所至先呼曰真蒙古也宜速出降至鐵州城下令所虜瑞昌將文大呼諭州人曰真蒙古兵來矣可速出降文大乃呼曰假蒙



古也且勿降蒙人欲斬之使更呼復如前遂  
斬之蒙人攻之愈急城中糧盡不克守城將  
隋希勣聚城中婦女小兒納倉中火之率丁  
壯自刎而死蒙人遂屠其城○九月宰相會  
崔瑀第議出二軍以禦蒙兵以大將軍蔡松  
年為北界兵馬使又徵諸道兵○蒙兵攻龜  
州不克時兵馬使朴犀及朔州分道將軍金  
仲溫靜州分道將軍金慶孫與靜朔涇泰州  
守令等各率兵會龜州犀以仲溫軍守城東  
西慶孫軍守城南都護別抄及涇泰州別抄

高麗高宗

二百五十餘人分守二面蒙兵大至南門慶  
孫率靜州衙內敢死士十二及諸城別抄出  
城將戰慶孫令士卒曰爾等為國忘身死而  
不退者右別抄皆伏地不應悉令還入城獨  
與十二士進戰手射蒙兵先鋒黑旗一騎即  
斃倒敢死士因奮戰流矢中慶孫臂血淋漓  
猶手鼓不止至四五合蒙兵却走慶孫整陣  
吹雙小笳還犀迎拜而泣事皆委之蒙兵圍  
城數重日夜攻西南北門官軍突出擊走之  
蒙兵擒涇州副使朴文昌令入城諭降犀斬



之蒙兵抽精銳三百騎攻北門犀擊却之蒙  
兵車積草木輾而進攻慶孫以砲車鎔鐵液  
以瀉之燒其積草蒙人却走更創樓車及木  
床裹以牛革中藏兵薄城底以穿地道犀穴  
城注鐵液以燒樓車地且陷蒙兵壓死者三  
十餘人又焚朽茨以焚木床蒙人錯愕而散  
蒙人又以大砲車十五攻城南甚急犀亦築  
臺城上發砲車飛石却之蒙人潰薪人膏厚  
積縱火攻城犀灌水救之其火愈熾令取泥  
土和水投之乃滅蒙人又車載草焚以攻譙

高麗高宗

樓犀預貯水樓上而灌之火焰尋息慶孫掘  
胡床督戰有砲過慶孫頂擊在後衛率身首  
糜碎左右請移床慶孫曰不可我動則人心  
動神色自若竟不移蒙兵圍城三旬百計攻  
之犀與慶孫隨機設備應變如神蒙人曰此  
城以小敵天天所祐非人力也乃退

**臣等按**背藏質守肝胎以拒魏師韋孝寬  
守玉壁以禦齊兵古今稱其善守若朴犀  
金慶孫掘一龜州抗蒙古百萬之兵臨機  
設變制勝如神雖古名將無以加矣嗚呼



以孤城弱卒拒天下方張桀驁之虜使不  
得東下衛國家屹然如山岳吾東方善守  
城者安市之後又有龜州犀慶孫之功誠  
不細矣

蒙兵攻西京城不克○馬山草賊魁二人自  
降來詣崔瑀曰我等請以精兵五千人助擊  
蒙兵瑀大喜賞賜甚厚○蒙兵至黃鳳州二  
州守率民入保鐵島○崔瑀遣人往廣州冠  
岳山草賊屯所誘致賊魁五人精銳五十人  
厚賞以充右軍○蒙兵圍龍州城中請降副

高麗高宗

使魏瑤被擄○三軍屯洞仙驛會日暮謀者  
來報無賊變三軍信之解鞍而息有人登山  
咤曰狄兵至矣軍中大驚皆潰蒙兵八千餘  
人突至上將軍李子晟將軍李承子盧坦等  
五六人殊死戰子晟中流矢坦中槍僅免三  
軍始集而與戰蒙兵稍却復來擊我右軍有  
散負李之茂李仁式等四五人拒之馬山賊  
二人射蒙人應弦而仆官軍乘勝擊走之○  
蒙兵陷宜郭二州○冬十月蒙古二人持牒  
至平州州官囚之以聞遣殿中侍御史金孝



印往問其牒云我兵初至咸新鎮迎降者皆  
不殺汝國者不下我終不返降則當向東真  
矣執其人來一是蒙古人一<sub>一</sub>是女真人自此  
始信為蒙古兵也○咸新鎮報曰國家者遣  
舟楫我當盡殺留城蒙人小尾生等然後卷  
城乘舟如京乃命金永時等二十人具舟楫  
以送果殺蒙人幾盡小尾生先覺亡去副使  
金備率吏民入保薪島後備挈家乘舟還京  
溺死○三軍屯安北城蒙兵至城下挑戰三  
軍不欲出戰後軍陣主大集成強之二軍出

高麗高宗

陣于城外陣主知兵馬事皆不出登城望之  
集成亦還入城三軍乃與戰蒙兵皆下馬分  
隊成列有騎兵突擊我右軍矢下如雨右軍  
亂中軍救之亦亂爭入城蒙兵乘勝逐之殺  
傷過半將軍李彥文鄭雄右軍判官蔡識等  
死之○東真兵寇和州擄宣德都領而去○  
十一月北界分臺御史閔曦還自蒙古奏曰  
曦與兵馬判官崔桂年承三軍指揮往犒蒙  
兵元帥撒禮塔自稱權皇帝坐氍毹飾以錦  
繡列婦人左右乃曰汝國能守則守能降則



降能戰則戰當速決也汝職爲何對曰牙臺  
官也曰汝是小官大官人速來降○蒙兵驅  
北界諸城兵攻龜州列置砲車三十攻破城  
廊五十間朴犀隨毀隨葺鎖以鐵組蒙兵不  
敢復攻犀出戰大捷○加裝五軍兵馬以禦  
蒙兵○蒙兵屠平州以州囚其牒者欲先滅  
之突入城中殺州官盡燒入戶鷄犬一空○  
蒙兵來屯宜義門外蒲桃元帥屯金郊迪臣  
元帥屯吾山唐古元帥屯蒲里前鋒到禮成  
江焚燒廬舍殺掠人民不可勝計京城洶洶

高麗高宗

崔瑀與樞太將軍金若先以家兵自衛其守  
城者皆老弱男女瑀瑀遣御史閔曦內侍郎  
中宋國瞻犒慰蒙兵○十二月蒙兵分屯京  
城四門外攻興王寺復遣閔曦犒之結和親  
曦又往偕蒙使以來命知閣門事崔珙爲接  
伴使館待之時撤禮塔屯安北都護府亦遣  
使來論講和王下大觀殿庭北面以迎蒙使  
止之王乃南面拜訖宴慰之以金銀器細紵  
布等物贈送于三元帥又贈使者有差遣准  
安公使以土物遺撒禮塔又遣人遺唐古迪



臣及撒禮塔之子銀各五斤紵布十匹麕布  
二千匹馬韉馬纓等物從見撒禮塔遙拜階  
下不答從餉之撒禮塔饋以漣酪等味從隨  
所勸能飲啖撒禮塔大悅○蒙兵向廣忠清  
州前過無不殘滅○蒙使八人來來鷹鷄○  
昇天府副使尹縉錄事朴文儀潛置家屬于  
江華乃說崔瑀曰江華可以避亂瑀信之使  
二人先往審之中道爲蒙兵所拘○蒙兵復  
以大砲車攻龜州朴犀亦發砲車飛石擊殺  
無算蒙兵退屯樹柵以守撒禮塔遣我國通

高麗高宗

事池義深學錄姜遇昌以淮安公從牒諭降  
犀不聽撒禮塔後遣人諭之犀固守不降蒙  
兵又造雲梯將攻城犀以大于浦迎擊之無  
不破碎梯不得近大于浦者大刃太兵也有  
一蒙將年幾七十者至城下環視城壘器械  
嘆曰吾自結髮從軍歷視天下城池攻戰未  
嘗見被攻如此而終不肯降者城中諸將他  
日必皆爲將相矣○趙叔昌與撒禮塔所遣  
蒙使持牒來牒曰帝命臣問高麗殺使臣著  
古與之故等數事仍索馬二萬匹童男女數



千人紫羅一萬匹水獺皮一萬領及軍士衣服令百官出衣有差○以金銀器鞍馬等物遺唐古○蒙使賚國贖黃金七十斤白金一千三百斤襦衣一千領馬百七十七匹而還遣將軍曹時著以黃金十九斤白金四百六十六斤銀瓶一百十六口紗羅錦繡衣鞍子及馬百五十匹紬布衣二千領獺皮七十五領遺撒禮塔又以黃金四十九斤白金一千四百二十斤銀瓶一百二十口紵布獺皮紗羅襦衣鞍馬等物分贈麾下將佐加趙叔昌大將

高麗高宗

軍偕行上皇帝表辨殺著古與等事

辰壬

十九年宋紹定五年金天興元年蒙古太宗四年春正月遣後軍

知兵馬事崔林壽監察御史閔曦率蒙古人往龜州諭朴犀降于蒙古曰已遣淮安公講和于蒙兵我二軍皆已降可罷戰出降諭之數四猶不降曦憤其固守欲拔劍自刺林壽更諭之犀等重違國令不得已乃降○蒙兵還遣淮安公從宰相金就礪大將軍奇允肅慰送○忠州官奴隸等作亂遣注書朴文秀前奉御金公鼎假爲安撫別監撫諭之先是



州副使于宗柱與判官庾洪翼每於簿書間有隙聞蒙兵將至議城守有異同宗柱率兩班別抄洪翼率奴隸軍雜類別抄相猜忌及蒙兵至宗柱洪翼與兩班等皆棄城走唯奴隸軍雜類合力擊逐之蒙兵退宗柱等還州檢官私銀器奴隸軍以蒙兵掠去為辭戶長光立等密謀殺奴隸軍之魁者奴隸輩知之相與謀曰蒙兵到則皆走匿不守乃何以蒙人可掠友歸罪五輩而欲殺之乎盍先圖之乃詐為會葬者吹螺集其徒先至首謀者家

高麗高宗

火之凡蒙強素有怨者搜殺無遺且令境內日敢匿者滅其家於是婦人小子多遇害○以太將軍朴敦甫為東北面兵馬使右諫議劉俊公為西北面兵馬使崔林壽知西京留守○京城解嚴○朴文秀還自忠州金公鼎留州以待平定奴隸軍都領令史池光守僧牛本等來崔瑀大加褒賞以光守補校尉以牛本為忠州大院寺主○二月三軍班師留三領軍防戍○崔瑀聞上將軍大集成女新寡有姿色娶為後室由是集成雖敗還頗有



驕色未幾大氏欲歸謁父母瑀召軍器別監  
李資敬索銀瓶二十資敬難辦奪五店公私  
銀瓶以充其數○淮安公佺與蒙古使都且  
等來○宰樞會典牧司議移都○王欲移御  
楊堤坊別宮都且聞之曰我因都統高麗國  
事差使到此將入處太內朝議難之閉廣化  
門命右承宣庾敬玄往諭止之遂邀宴都且  
欲與王連坐又欲仍處于內詰之至夕然後  
乃赴宴還館都且以館迎送判官郎中閔懷  
迪不能支對杖殺之又以館舍寒寂欲移寓

高麗高宗

人家贈金酒器下事紵布八十匹乃止都且  
本契丹人性甚奸黠往者請蒙兵到江東城  
滅其國兵者也○三月蒙使以朴犀在龜州  
固守不降欲殺之崔瑀謂犀曰卿於國家忠  
節無比然蒙古之言亦可畏也君其圖之犀  
乃歸其鄉竹州○蒙使還遣通事池義深錄  
事洪巨源等賫國贐寄書于撒禮塔曰則諭  
物當踵後回報撒禮塔怒執送義深于帝所  
餘皆拘囚○遣西京都領鄭應知前靜州副  
使朴得芬押船二十艘水手三千人赴蒙古



從其請也○蒙古軍三十餘人復入境莒州  
州倉米三十石而去○夏四月以慈州副使  
崔椿命不降蒙兵將斬蒙古官人請釋之先  
是蒙兵圍慈州椿命率東民固守不降國家  
畏撒禮塔詰責遣內侍郎中宋國瞻諭降椿  
命閉門不對國瞻罵而還及三軍將帥降于  
撒禮塔撒禮塔謂淮安公佺曰慈州不降宜  
遣使諭降佺遣後軍陣主大集成與蒙古官  
人到慈州城下曰國朝及三軍已降宜速出  
降椿命坐城樓使人對曰朝旨未到何信而

高麗高宗

降集成曰淮安公已來請降故三軍亦降此  
非信耶對曰城中人不知有淮安公遂拒而  
不納蒙古官人呵責集成入城椿命使左右  
射之皆奔却如是者數四終不下集成深御  
而返撒禮塔怒必使殺之王以問宰相皆請  
未減集成詣崔瑀第曰椿命之罪上及宰相  
皆猶豫未決請公獨斷殺之瑀諾故宰相亦  
不得已從之獨俞弁且以爲不可殺聞者嘆  
服瑀遣內侍李白全往西京將斬之椿命辭  
色不變蒙古官人曰誰歟白全曰慈州守也



官人曰於我雖逆命在爾為忠臣我且不殺爾既與我約和矣殺全城忠臣其可乎固請釋之

臣等按忠義義名也雖庸暗之人猶知愛敬况國君乎方蒙古擁大眾壓境而來軍之士皆已釋甲而國家亦遣使迎降是舉下國授之賊虜而不知恠也豈不為社稷之深恥乎獨椿命奮不顧身固守慈州毅然不動雖君命有所不受其志豈不深可嘉也觀其拒國膽之言對集成之辭其

高麗高宗

忠肝義膽凜然不可犯乃何王與大臣外則迫於強虜內則脅於權臣必欲置之死地乎不有蒙人救解之語則必不免於枉死矣嗚呼舉一國衣冠縉紳之衆而其為計顧出於腥膻夷裔之下豈不深可惜哉遣上將軍趙叔昌侍御史薛慎如蒙古上表稱臣獻方物○五月蒙古河西元帥遣使寄書并送金線二匹其書稱令公上蓋指崔瑀也瑀不受曰我非令公以歸淮安公使使亦不受徃復久之瑀竟使學士李奎報製使答



書以送○宰樞及四品以上會議禦蒙古皆  
曰城守拒敵唯宰樞鄭畝及大集成等曰宜  
徙都避亂○北界龍岡宣州蒙古達魯花赤  
四人來○六月庚戌朔王妃王氏薨百官衣  
冠素服三日○崔瑀使江華勸農別監申之  
甫迎前王於紫燕島○辛酉葬王后謚莊惠  
崔瑀獻棺槨皆飾金銀極侈羨王見之嘆賞  
○崔瑀劄王遷都江華殺夜別抄指諭金世  
冲瑀欲遷都會宰樞於其第議之時國家昇  
平既久京都金碧相望人情安去重遷然畏

高麗高宗

瑀無敢發言者俞升且曰以小事大理也事  
之以禮交之以信彼亦何名而困我哉棄城  
郭捐宗社竄伏海島苟延歲月使邊陲之氓  
丁壯盡於鋒鏑老弱係為奴虜非為國之長  
計也世冲排門而入詰瑀曰松京自大祖以  
來歷代持守凡三百餘年城堅而兵食足固  
當勦力死守社稷捨此將安所都乎瑀問守  
城策世冲不能對御史大夫大集成謂瑀曰  
世冲效兒女之言敢沮大議請斬之以示中  
外鷹揚軍士護軍金鉉寶希集成意亦言之



遂引世冲殺之是日瑀奏請王速下殿幸江  
華王猶豫未決瑀奪祿轉車百餘兩輸家財  
于江華京師洶洶令有司刺日菽送五部人  
戶仍榜示城中曰遷延不及期登道者以軍  
法論又分遣使于諸道徙民山城海島○瑀  
菽二領軍始營宮闕于江華○秋七月蒙古  
使九人來王迎詔于宣義門外留四日而還  
○命知門下省事金仲龜知樞密院使金仁  
鏡為王京留守兵馬使以八領軍鎮守○南  
安判官郭得星招撫白岳等處賊魁二十餘

高麗高宗

人來投○遣內侍尹復昌往北界諸城奪達  
魯花赤弓矢復昌到宣州建魯花赤射殺之  
○乙酉王發開京次于昇天府丙戌入御江  
華客館時霖雨彌旬泥濘沒脛人馬僵仆達  
官及良家婦女至有跣足負戴者鰥寡孤獨  
失所號哭者不可勝計○御史臺皂隸李通  
以開城反遣將討誅之通嘯聚京畿草賊及  
城中奴隸以反逐留守兵馬使遂作三軍移  
牒諸寺招集僧徒標掠公私錢穀王聞之以  
樞密院副使趙廉卿為中軍陣主上將軍崔



瑾爲右軍陣主上將軍李子晟爲後軍陣主  
討之賊聞三軍自江華渡江逆于江邊三軍  
擊賊于昇天府東郊大敗之牽龍行首別將  
李甫鄭福綏率夜別抄先至開城賊閉門城  
守李甫給曰我等已破官軍而還可速開門  
門者信之開門甫福綏等斬守門者引兵至  
通家斬之三軍繼之賊魁計窮逃匿餘黨悉  
誅○西京巡撫使大將軍閔曦與司錄崔滋  
溫密使將校等謀殺達魯花赤西京人聞之  
曰如是則我京必如平州爲蒙兵所滅矣遂

高麗高宗

反執滋溫囚之留守崔林壽及判官分臺柳  
史六曹員等皆逃竄于楮島○參知政事俞  
升且李升且舊名允淳沈訥謙遜博門強記  
允工於古文世稱允淳文經史奧義有問者  
辨釋無疑至於釋典亦能旁通嘗過尚書朴  
仁碩家仁碩有藻鑑待之盡禮人問其故荅  
曰此人如照夜神珠求不可得况敢自致康  
宗爲太子見放于江華升且以侍學被斥王  
在幼冲亦受學及即位名爲師傅李謚文安  
無子○九月遣三軍兵馬使李子晟等討忠



州奴隸賊平之初二軍至達川水深未涉方造橋賊魁二三人隔川告曰吾等欲斬謀首出降子晟等曰如此則不必盡殺汝輩也賊還入城斬僧牛本以來官軍留屯二月賊之勇健者皆逃匿官軍入城擒支黨悉誅之以所獲財物牛馬來獻○金允侁射殺蒙古元帥撒禮塔允侁嘗為僧避亂于處仁城撒禮塔來攻允侁射殺之王嘉其功授上將軍允侁讓功于人曰當戰時吾無弓箭豈敢虛受重賞固辭不受乃改攝郎將○移葬世祖太

高麗高宗

祖二榫官于新都

已亥

二十年

宋紹定六年金天興二年蒙古太宗五年

春二月遣司諫

崔璘奉表如金路梗未至而還○夏四月命

上將軍李子晟為中軍兵馬使討龍門倉賊

獲其魁居卜往心等誅之○蒙古詔曰自平

契丹賊殺劊刺之後未嘗遣一介赴闕罪一

也命使賚訓言省諭輒敢射回罪二也爾等

謀害著古與乃稱萬奴民戶殺之罪三也命

汝進軍仍令汝弼入朝爾敢抗拒竄諸海島

罪四也汝等民戶不拘執見數輒敢妄奏罪



五也○五月遣李子晟討東京賊崔山李儒等誅之子晟帥師倍道趣永州入據州城賊欲乘其勞擊之率衆屯南郊官軍登城望之告子晟曰我軍冒熱遠來賊勢盛且銳鋒不可當宜閉門休士數日而後可戰子晟曰不可凡疲卒休則愈怠若曠日持久則賊得我情恐生他變不如急擊遂開門突出及賊未陳奮擊大敗之僵屍數十里斬山等數十人下令曰脅從罔治民大悅東京遂平子晟之未至永也賊已移牒諸郡列日期會聞子晟

高麗高宗

粹至皆解○西京人畢賢甫洪福源等舉城反宣諭使大將軍鄭顛死之初大臣聞賢甫之亂議招安以賢甫嘗爲顛用即舉顛馳傳宣諭既至太同江從者請無遽入顛奮然曰受命以出敢少稽乎死固分也既見賢甫賢甫喜得顛欲以爲主且誘且脅顛竟不屈遇害○冬十二月畢賢甫伏誅洪福源奔蒙古崔瑀遣家兵三千與北界兵馬使閔曠討之獲賢甫送京腰斬于市福源逃入蒙古擒其父大純弟百壽及其女子悉徙餘民于海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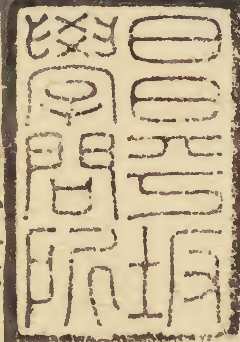


西京遂為丘墟福源舊名福良本唐城人先  
世徙居麟州為西京郎將是後福源常在蒙  
古遂為東京總管領高麗軍民凡降附四十  
餘城民皆屬焉讒構本國隨兵往來時人以  
為吠主瑀官其父為大將軍其弟為郎將選  
張曄為壻賂遺不絕福源感之讒構稍弛然  
自是蒙兵歲至攻陷州郡皆福源導之也○  
以李奎報為知門下省事戶部尚書集賢殿  
大學士時蒙古兵壓境屢加徵詰奎報久掌  
兩制製陳情書表帝感悟撤兵

高麗高宗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一





高麗高宗





